

七十二個月後的空間

新居的天花板比老師家的高多了，如同沒有天花板似的。我應該如何把此刻的富足調配成今後成長的黑金土呢？桌上每一本書都呼應著一個選擇，而每個選擇都在不約而同地互相呼應，每個重複的呼應都深化了我對自己的理解。（2019年7月）

面向天花板感受不到一點的睡意，一腦子想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選擇，浮現出一個又一個的可能性。（2020年2月）

沒有睡意的夜晚總會最後在找到睡意。然而一睡就是五個月。這五個月並非混混噩噩的長眠，而是比真實更真實的清醒夢(lucid dream)。在清醒夢裡，你很清楚你在做夢，更甚的可以控制夢境。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電影《變態電影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告訴我們當現實太難以面對，我們會沉醉於電影有希望而又不失真的世界中，在電影裡找到一些意義。當電影越有深度、有意思，他越是會呈現一些能凸顯或放大某部分真實狀態（例如人性、人的生活狀態、社會的某個層面等）的境象。這些是比真實更真實的場景，於是我們又只能從電影院逃回家裡，想著剛剛的兩個小時做了場惡夢。回到現實不久，又覺得痛苦，於是又必須回到電影的世界中。這就成了無盡不停的循環。這聽起來是一個可怕的經驗。究竟是什麼可怕呢？循環？痛苦？不變？（2020年7月頭）

我們怕循環嗎？季節、心跳、習慣、音樂以及歷史不都是一個又一個的循環嗎？生活本來就發生在一個又一個的循環和重複裡。無盡不停的循環不是說永恆不變，只是萬變不離其宗，也許我改變了一些事情，脫離了一個循環，但這改變就成了一個更大的循環的一部分。循環不可怕，不變才是可怕的。因為不變就不會有機會觀測到我們身處的規律和循環：我可以如何按我自己的習性執行事情？如何像動物管理員一樣仔細地觀察和照看自己？我如何感知我身邊的變化以及規律？這五個月就像看了一輯又一輯裸露的電影，然後在回家的的士上思考著那些的電影，看著窗外飛快而過的景物，景物經過的頻率剛好與我對那些電影的思考時的腦電波對上了，就如聽到了與心跳一樣頻率的歌曲會感到平靜的道理一樣，也就感到了一點的平靜了。回到家裡，幸然不用再思考著那些可怕的意境，感恩著在的士旅途上的思考已經帶給我自身有趣的變化，也就明白在這無盡不停的循環內是多變的。絲毫不會改變的循環是可怕的，可是在這有摩擦力的世界，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循環都會在滾動途中失去了一些速度或者改變了自己的形狀，也就不是不變了。

回到家，就有家裡的循環。在家的時間最多，而待在家裡也是我對自己與身邊最不敏感的日子。家裡很舒服，不需要敏銳的五感也能輕易過日子。但也是恰恰這點，需要比一般更敏銳的五感才能在家裡看到自己一些傾向和規律的端倪，才能在家裡也思考，才能照顧好自己。如果在外才能思考，那我們非得出去尋找自己。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他又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聖人因為有自知之明，因而能推己及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相反，如果不自知，出去遊歷只會為自己所看到的五色、聽到的五音和嚐到的五味而迷惑。我非聖人，但知覺自知之重要，適量的遊歷能有助自己明察自己而又不跌落五色迷惑之中。而家裡的自覺難而又必須。一個不小心就在床上躺了起碼三個星期。病有其果，通常都是在忙於思維上的成長而忽略了身體。然後會有一大段時間對身體處處遷就，然後到一個時候又開始對身體有忽略，如此為一個循環。我對我身體還有我身邊的飲食環境的觀察不夠敏銳。遊歷雖能通過強逼自己接觸不常接觸之事而容易發現自身對這新環境的反應，最終觀測到自己不常發覺的傾向，但道不在遊歷之途上，尋道而道在吾身。（2020年7月）

我以前在搬屋的期間需要在老師那裡暫住，在生活上他很清楚自己喜歡不喜歡什麼，需要不需要什麼，於是有心情的時候可以創作，不在狀態的時候也不需要花很多精力打理自己的生活。累的時候不用想就可以煮出自己接受到的食物，這並非他廚藝精湛，而是他知道累的時候最簡單的食物是什麼。用餐的碟子是朋友製作的陶瓷製品，湯匙必須是木的，因為其他物料會影響味覺。交通都是自己踩單車的，因為他的工作讓他花了很多時間坐在電腦前，而他的身體好像不動就會消失，於是單車的一點運動和下坡的刺激就成了他每天的一些自由時刻。他對自己的房間非常執著。他租了新房子，而租之前以至到入夥之後大概一兩個月，每天都在計畫自己的屋子。入夥前為自己的家和需要的家具做了電腦3D模型，然後在那個模型裡面不停試著不同的擺位。他絕大部分的家具都是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因為自己明白自己的需求，按自己的需求做出自己每天自己工作的桌子、坐著的椅子、放東西的開放式櫃子以及廚房內的一切（我記得入夥時他的廚房好像是只有煤氣和水的管子的）。常人可能會覺得他很執著，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人非常關心自己的表現，因為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所以不能不執著。不夠關注自己，於是就不多花時間留意自己每天的飲食，自己也就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應該吃什麼，到肚瀉的時候才會注意自己的飲食。我以為我的藝術就是我尋道之處，於是我在乎我的創作，因為我的創作就是我對一些我關心的事情（包括人生態度、戀愛、溝通等等）的思考。可是不然，生活才該是我尋道之處，藝術只是我尋道的其中一種足跡。對自己不關心，無從打理自己生活，何以關心別人，更何能言愛，言“改善世界”之論（此處改善不應理解成正面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所說的強制的改善，而是如教化一群人，按地方、文化、時機的需求在地思考在

地幫助世界的不同角落)呢?當我們如此關心社會的時候,我們究竟又對自己有多關心呢?如果我們對自己的生活不關心,我們又能如何在其他事情上成事呢?最終自己只會因根基不穩而倒塌。為了重整根基,我想我現在需要的是觀察以及休息,其外的事情為二。(2020年8月1日)

哎呀,我寫得真無趣。(看無稽傳)(2020年7月)

=====

我們都希望好的東西可以繼續持續運行著,不過生命的前提就是有始有終,不死的生命體不需要為自己的天命作出考慮、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變化、不需要生存或求存,它是沒有生命的。沒有死亡,沒有終結的物種是沒有生命的,如殭屍一樣。